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
第二回 譚孝移文靖祠訪友 婁潛齋碧草軒授徒

話說譚孝移自丹徒回來，鄰舍街坊，無不歡喜，有送盒酒接風的，有送碟酌洗塵的，也有空來望望的。總因譚孝移為人端方正直，忠厚和平，所以鄰舍都尊敬親就。譚孝移也答些人情，巾帕、扇墜、書聯、畫幅，都是江南帶來的物端。又一日，有兩個人抬了架漆盒兒進門，王中告於家主。揭開盒兒一看，無非是雞、鴨、魚、兔，水菜之類。拜盒內開著一個愚弟帖兒，上寫著張維城、婁昭、孔述經、程希明、蘇霖。

抬盒人道：「五位爺刻下就到。」譚孝移吩咐王中，將水菜收了，交與廚上作速辦席；賞了抬盒人封兒，打發去訖；作速排整碧草軒上桌椅爐凳，叫德喜兒街上望著：「五位爺到時，不必走前門，即邀到後書房內。可從東衙門過來，我在後門等候。」

不多一時，果見五位客從衙門進來。譚孝移躬身前迎，五位遜讓進門。到軒上，賓主敘禮坐下。獻茶畢，孝移躬身致謝道：「諸長兄空來一望，已足銘感，何必賜貺！」五位道：「遠涉而歸，公備水菜局軟腳，恕笑。」孝移道：「不敢當的很。」

敘罷寒溫，說些閒話，無非是江南風土之佳，舟楫風波之險等語。少頃，又叫德喜兒將所捎來祖上的書籍，及丹徒前輩文集詩稿，大家賞鑒。都道：「孝翁閥閥著族，早已知學有淵源，今日得讀尊先世遺文，彌令人欽仰。」孝移遜謝不迭。坐間，看詩的看詩，看文的看文，有誇句調道勁的，有誇文致曠逸的，也有誇紙板好的。互相傳觀，須臾傍午，只見德喜兒抹桌排碟，大家掩了書本。譚孝移執杯下酒，彼此讓坐，一桌是張類村首座，婁潛齋次座，蘇霖臣打橫。一桌孔耘軒首座，程嵩淑次座，孝移打橫作陪。這些觥籌交錯的光景，不必細述。

酒至半酣，孝移一事上心，滿斟一杯酒兒，放在婁潛齋面前，說道：「我將有一事奉懇，預先奉敬此杯。」潛齋道：「有何見諭，乞明言賜教。」孝移道：「今日說明，顯得弟有不恭，待異日詣府面稟。」蘇霖臣在旁插口道：「謎酒難吃，若不說明，我先替潛老急的慌。」孔耘軒道：「你我至交，明言何妨？」孝移道：「但求潛老後日在家少等，我並懇耘軒同往。」潛齋道：「須擇弟之所能，萬勿強以所難。但今日明言為妙。」孝移道：「不是難事，只怕潛老不肯。」這程嵩淑酒興正高，攔住大笑道：「眾秀才請脫措大故套，且把譚兄高酒多吃一盅罷。譚兄總不是叫婁兄上天摸呼雷。」孝移亦笑道：「正是的。」又叫重斟兩杯，說了許多閒散話兒。真正酒逢知己，千杯不多。日已西沉，大家起席。吃完了茶，作辭起身。孝移送出衙門口道：「婁孔兩兄，不必再訂，只求後日在家少等，弟必詣府請教。」婁孔同聲道：「恭候就是。」程希明道：「今日酒是暢飲，話卻悶談。孝老從不曾有這個啞謎。」賓主俱大笑，相拱而別。

過了兩日，正是前日所訂之期，孝移吩咐王中，飯後時，叫車夫宋祿套上車兒，再到賬房間相公討十數個眷弟帖兒，街上回拜客。王中料理已妥，夾著護書兒，到樓下請上車。孝移又叫拿出一個全帖，放在護書內，出街升車。叫王中將帖兒預先投遞，凡前日來賜光的，俱投帖答拜。一路上都說失候。

車上又叫王中：「你坐在車頭裡，到文昌巷口，拜孔爺去。」

須臾，到了文昌巷孔宅，下車。孝移直進大門，孔耘軒整衣不迭，出來相迎，請至一小書房內。彼此稱謝已畢，孝移道：

「前日相訂，惟恐大兄公出。」耘軒道：「前見孝老出言鄭重，必非閒散事體，焉敢負約。」孝移道：「多承光之甚。只如今要上潛齋家去，並邀同往。此地離北門約有三四里，乞一茶之後，登車同去，何如？」耘軒道：「到底是什麼事央他，你也叫我知知道。」孝移道：「我的意思，是為小兒已七八歲了，早就該上學，因一向自己溺愛，耽擱一年。我想婁潛齋為人，端方正直博雅，盡足做幼學楷模。小兒拜這個師父，不說讀書，只學這人樣子，便是一生根腳。前日我所以不便啟齒者，沒有在我家便說請先生之理。今日我邀大兄同往，替我從旁贊助一二。」說完，便打拱一揖。耘軒道：「怪道，我說你平日也甚爽直，昨日忽而半吞不吐，原是如此細密珍重。如今將茶吃完，即便同往。」

二人茶畢，同出登車。孝移道：「宋祿，將馬兒放慢著些，我們還商量些話兒。」宋祿道：「曉得。」耘軒車中點頭道：「長兄這件事，令人敬服。」孝移道：「為子延師，人家之常，何言敬服？」耘軒道：「乃今宦家、財主，兒子到七八歲時，也知請個先生，不過費上不多銀子，請一個門館先生，半通不通的，專一奉承東翁，信慣學生。且是這樣先生，斷不能矩步方行，不過東家西席，聊存名目而已。學生自幼，全要立個根柢，學個榜樣，此處一差，後來沒下手處。長兄此舉，端的不錯。」

孝移道：「我嘗聞前輩說，教小兒請蒙師，先要博雅，後來好處說不盡。況且博雅之人，訓蒙必無俗下窠臼。」耘軒道：

「是，是。」

話不多時，已到潛齋之門。門前有個書房院，正房三間，牆角有一單扇門兒。耘軒道：「我們且先到他這書房裡。」一同下車，徑到書房院來。只見房簷下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家童，在那裡學織荻簾兒；書房內高聲朗誦。家童一聲道：「客來！」

二人已進書房門內。那讀書學生，下位相迎，望上一揖，讓二位坐下。孝移便向耘軒道：「這學生二年沒見，真正長成光景。」耘軒便向學生道：「還認得我們麼？」那學生道：「去年二位老伯在這裡時，我爹已對小姪說過，小姪時常記得。」

孝移道：「今年幾歲？」那學生道：「九歲。」孝移見他相貌端正，言語清晰，不覺贊道：「真是麟角鳳毛，不愧潛老高雅。」

耘軒道：「尊翁先生在家麼？」那學生道：「適才李公祠請去寫匾。臨行時說，今日有客到，即去對說。」言未畢，家童提茶到了，學生手捧兩杯，獻與二位，自己拿一杯在門邊恭恭敬敬相陪。這譚孝移早已喜之不盡。只見那學生叫家童去李公祠對說客到，孝移道：「不必，我們即到李公祠去瞧尊先生去，並看看寫的匾。」吃完茶起身，學生出門相送，叫家童引著李公祠路徑。二人回頭一拱，這學生躬身答禮，極恭敬，卻不拘攣。二人喜的了不得，一路上不住的說道：「是父是子！是父是子！」

轉過大街，離北門不遠，徑向李公祠來。只見李公祠是新翻蓋的，砌整齊。廟祝見有客來，出門相迎。婁潛齋不料二人至此，亦喜不自勝。耘軒道：「造府相訪，公出不過。」潛齋道：「爽約有罪！」孝移道：「匾寫完否？」廟祝道：「適才寫完。」只見一面大匾，上放「李文靖公祠」五字，墨猶未乾，古勁樸老。兩人贊歎道：「筆如其人！」潛齋道：「聊以塞責，有愧先賢。」廟祝道：「垂後留芳，全仗山王主大筆。」共相大笑。廟祝又請入一座客室，邀留過午。潛齋道：「我來時已說今日有客，不能過午。不如少坐一時，我們一同回去。」廟祝不敢過強，只得說：「空過三位老先生，不好意思的。」三人吃完茶，作別而歸，徑至婁宅門前，只見那學生在門前恭候。婁潛齋讓至北院客房，一揖而坐。言及前日盛情，彼此稱謝，不必細述。潛齋道：「昨日席上說的話，畢竟是甚事見委？弟自揣毫無片長，如何有效力處。」孔耘軒道：「說話要開門見山，譚兄之意，欲以世兄讀書之事，煩潛老照管哩。」

潛齋道：「如何照管之處，亦乞明說。」孝移道：「我一發造次說了。小兒交新春八歲了，尚未上學，欲懇長兄在舍下設帳。

前日若驟然說明，顯得弟敦請之意不恭。今日造府一稟，倘蒙不棄，弟亦領教甚便。」潛齋道：「此事卻難從命。見愛之意，弟也不肯自外，但此中有個緣故，不妨瑣陳，所以見弟不得已而方命之罪。家兄比弟長二十歲，今年整六十了，每日同桌吃飯，連舍姪、小兒，四人相依已慣。我若到府上去，家兄老來的性情，我知道的確行不得。」耘軒道：「貴昆弟友愛之情，自所難已。但同在一城之內，相隔不遠，豈一朝半夕不見，難說便成雲山？潛老似不必過執。」潛齋道：「我是經過家兄的性情。去年我有事上彰德府去，言明十五日即回，不料到那裡多耽擱五天。這五天呀，家兄就有幾夜睡不著。孩子們都慌了，還使了兩番人去接。及至弟到家時，家兄喜極，卻笑出幾點眼淚。弟說：『我已回來了，哥，恹惶什麼？』家兄說：『我也極知道沒啥意思，只為前日，我胸中有一道河，由不的只是急，又說不出。』後過了半月光景，這老人才忘了。我如今要到府上，家兄是必不肯，如何行

的？」這譚孝移平日景仰婁潛齋為人端方，已是十分要請；見了婁潛齋家學生安詳恭敬，又動了橋梓同往之意；及見婁潛齋說到兄弟友愛之情，真性露於顏面，心中暗道：「真是今之古人！捨此等人何處更為子弟別尋師長？這事斷不能當面錯過的。」因向孔耘軒道：「事且慢商。」這是怕孔耘軒逼出堅執不去的話頭，便難回轉的意思。少頃，只見家童排饌，大家起身讓坐。坐定，擺上飯來。

潛齋吩咐家童道：「瞧兩位相公陪客。」家童道：「大相公往鄉里料理佃戶房子去。二相公就來。」須臾學生到了，在桌角坐。潛齋道：「你伯吃飯不曾？」學生道：「我娘與我嫂子已安排吃完。」婁潛齋道：「家兄只好料理莊農，如今老了，還閒不住，還料理園子種菜吃。舍姪質性不敏，家兄只教他鄉里看莊稼。愚父子卻是家裡吃閒飯的人。」耘軒道：「耕讀相兼，士庶之常，豈可偏廢。」又說些閒話，飯已吃完。都在廳前閒站著吃茶。孝移是心上有事的人。暗中躊躇道：「婁兄如此人品，如此家風，即是移家相就亦可；他如堅執不去，我便送學生到此，供給讀書。」又慮王氏溺愛，又想自己也離不得這兒子，萬一請他令兄出來，放他出門，也未見得。遂向潛齋道：

「這事與大兄商議何如？」潛齋道：「商議也不行。家兄的性情，我所素知。」耘軒道：「商議一番何妨？爽快請出大兄來面決，或行或止，好杜卻譚兄攀躋之想。」潛齋道：「也罷。」遂向後邊去了。

遲了一會，只見潛齋跟出來一個老者，是個莊農樸實模樣兒，童面銀須，向客人為了禮。坐下，便道：「適才舍弟言，二位請他教學，這事不行。我老了，他是我親手撫養的兄弟，我離不得他。況我家衣食頗給，也不肯出門。」二人見言無婉曲，也灰了心。又問：「二位高姓？」孔耘軒道：「弟姓孔，在文昌巷內。這位請令弟的，姓譚，在蕭牆街。」只見那老者把臉一仰，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兄是靈寶老爺的後人麼？」孝移道：「是。」又問：「當年府學秀才，大漢仗，極好品格，耳後有一片硃砂記兒，是譚哥什麼人？」孝移道：「是先父。」

那老者掃地一揖道：「恩人！恩人！我不說，譚哥也不知道。我當初在蕭牆街開一個小紙馬調料鋪兒，府上常買我的東西。

我那時正年輕哩。一日往府上借傢伙請客，那老伯正在客廳裡，讓我坐下。老人家見我身上衣服時樣，又問我請的是什麼客，我細說一遍，都不合老人家意思。那老人家便婉婉轉轉的勸了我一場話。我雖年輕，卻不是甚蠢的人。後來遵著那老人家話，遂即收拾了那生意。鄉里有頃把薄地，勤勤儉儉，今日孩子們都有飯吃，供給舍弟讀書，如今也算得讀書人家。我如今料理家事，還是當日那老伯的幾句話，我一生沒用的清。」孔耘軒接口道：「當日大兄領譚老伯教，今日他家請令弟教書，大兄卻怎的不叫去？」老者說：「舍弟先只說有人請他教學，並不曾言及二位上姓。我也只為這姪子小，恐怕人家子弟引誘的不妥，不如只教他父子們在家裡。若是譚哥這樣正經人家，我如何不教去哩。」譚孝移道：「弟之相請，原是連令姪都請去的。」老者道：「一發更妙。我是一個極有主意，最爽快的人，只要明春正月擇吉上學。我雖是見我的兄弟親，難說正經事都不叫他乾，終日兄弟廝守著不成？」一陣言語，大家痛快的如桶脫底。譚孝移便叫王中拿護書來，取出一個全帖。只見上面寫著：「謹具束金四十兩，節儀八兩，奉申聘敬。」下邊開著拜名。放在桌面，低頭便拜。潛齋那裡肯受，平還了禮。又拜謝了潛齋令兄，並謝了孔耘軒。

少坐一會，拜別起身。潛齋兄弟送出大門，孔、譚二人登車而回。這正是：

欲為嬌兒成立計，費盡慎師擇友心。

日月如梭，不覺過了臘月，又值新正。譚孝移擇了正月初十日入學，王氏一定叫過了燈節，改成十八日入學。孝移備下酒席，請孔耘軒陪席。孝移早飯後，仍叫宋祿套車，自己坐在車上，王中拿帖，去請婁潛齋父子。到那邊敦請情節，俱合典禮，不必細述。不多一時，回至衙口，孝移下車，潛齋父子亦下車來，引進園裡，徑到碧草軒上。少刻孔耘軒亦到。孝移設下師座，自己叩懇拜托，潛齋不肯，因命端福兒行了拜師之禮。取學名叫紹聞。是因丹徒紹衣的排行。因問：「世兄何諱？」潛齋道：「家兄取捨姪名婁樸，小兒名婁樸。」孝移道：「此亦足徵大兄守淳之意。」潛齋道：「家兄常說，終身所為，皆令先君老先生所賜之教。」彼此寒暄不提。

且說孝移原是富家，軒後廚房，又安置下廚役鄧祥，米麵柴薪；調料菜蔬，無不完備。這婁樸、譚紹聞兩人，一來是百工居肆，二來是新發於硯，一日所讀之書，加倍平素三日。孝移也時常到學中，與潛齋說詩衡文；課誦之暇，或小酌快談。

潛齋家中有事，孝移即以車送回，或有時父子徒步而歸。這婁樸也還是小學生，時同紹聞到家中，王氏即與些果子配茶吃。

荏荏苒苒，已到三月。王氏向譚孝移道：「這三月三日，吹台有個大會，何不叫先生引兩個孩子走走呢？」